#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非贵金属型 Fe-N-C 催化剂的研究进展

邵然磊<sup>1</sup> 王鲁元<sup>1\*</sup> 张兴宇<sup>1</sup> 韩世旺<sup>1</sup> 玄承博<sup>1</sup> 程星星<sup>2</sup> 王志强<sup>2</sup> (<sup>1</sup>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科学院)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部 济南 250014;<sup>2</sup>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济南 250061)

摘 要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具有绿色、可持续、效率高等优点,被认为是解决环境与能源问题最有前途的替代方案。燃料电池核心是催化剂,目前应用最成熟的是铂族贵金属,但其高昂的成本制约着燃料电池的快速推广,另外铂族金属对 CO、NH<sub>3</sub>等气体较为敏感,使得燃料纯度要求苛刻,因此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的催化剂替代贵金属是推动燃料电池商业化的重要途径。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燃料电池 Fe-N-C 催化剂的研究成果,并对 Cu、Co等金属掺杂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综述。文中从制备方法、载体、氮源、金属掺杂等对 Fe-N-C 催化剂氧还原活性及耐久性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对催化剂的失活机理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最后,展望了 Fe-N-C 催化剂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催化剂活性、耐久性同步提升以及优化燃料电池催化剂层的方案。

关键词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氧还原反应 耐久性 Fe-N-C 催化剂

# Research Progress in Non-Precious Metal Fe-N-C Catalysts for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Shao Ranlei<sup>1</sup>, Wang Luyuan<sup>1\*</sup>, Zhang Xingyu<sup>1</sup>, Han Shiwang<sup>1</sup>, Xuan Chengbo<sup>1</sup>, Cheng Xingxing<sup>2</sup>, Wang Zhiqiang<sup>2</sup>

(  $^1$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Jinan, 250014; <sup>2</sup> School of Energy and Power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061)

**Abstract**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ar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promising alternative to solve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problems due to their green, sustainable and high efficiency. The core of fuel cells is catalyst, the most mature catalyst at present is platinum group precious metals. But the high cost of catalyst restricts the rapid promotion of fuel cells. In addition, platinum group metals are sensitive to CO, NH<sub>3</sub> and other gases, making the fuel purity requirements harsh. Ther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performance low-cost catalyst to replace precious metal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fuel cells.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Fe-N-C catalysts for fuel cells in recent year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effects of Cu, Co and other metal doping are reviewed. The effects of preparation method, support, nitrogen source and metal doping on oxygen reduction activity and durability of Fe-N-C catalyst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 deactivation mechanism of the catalyst was discussed. Finally,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Fe-N-C catalyst was prospected, and the plan of improving the activity and durability of catalyst and optimizing the catalyst layer of fuel cell was proposed.

Keywords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Durability, Fe-N-C catalyst

化石燃料的燃烧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温室效 应、雾霾等环境问题日益加剧<sup>[1]</sup>。能源短缺与环 境恶化已成为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 氢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具有零污染的特 性,在使用时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在自然界 中储量丰富<sup>[2]</sup>,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虽 然可再生能源有其优点,但储存成本较高,大多数 可再生能源在发电过程中表现不理想。为了使发 电系统更加高效,在系统中集成燃料电池这种高 效的能量转换装置就显得尤为重要<sup>[3]</sup>。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以H<sub>2</sub>和O<sub>2</sub>/ (空气)为原料,利用氧化还原反应进行发电,排 放产物为水,具有零污染、高能量转化效率等优 点<sup>[4]</sup>,有望在短时间成为新的绿色动力能源。氧

<sup>\*</sup> 联系人,**王鲁元** E-mail:luyuanwang1988@126.com 2023-05-23 收稿,2023-06-28 接受

还原反应(ORR)过程十分复杂,该反应是由多步 基元反应组成的多电子反应,涉及多个活性中间 体,主要分为两电子反应途径和四电子反应途径 (图1)。四电子反应是氧气与氢离子结合直接生 成水:

$$0_2 + 4H^+ + 4e^- \rightarrow 2H_20 \tag{1}$$

两电子反应则是氧气先发生两电子反应生成 过氧化氢,过氧化氢继续发生两电子反应生成水:

$$O_2 + 2H^+ + 2e^- \rightarrow H_2O_2 \qquad (2)$$

$$H_{2}O_{2} + 2H^{+} + 2e^{-} \rightarrow 2H_{2}O$$
 (3)

与四电子反应相比,两电子反应过程中会产 生中间产物 H<sub>2</sub>O<sub>2</sub>,部分 H<sub>2</sub>O<sub>2</sub> 分子会脱离活性位 点扩散至溶液当中,导致能量损失和催化剂材料 结构的破坏<sup>[5]</sup>。



Fig. 1 Electrochemical reaction path of O<sub>2</sub><sup>[6]</sup>

催化剂作为质子交换膜电池中膜电极组件 (Membrane electrode assemblies, MEA)的关键性 材料,决定着电池的性能和寿命。目前 PEMFC 催化剂主要以价格昂贵、资源匮乏的铂基催化剂 为主。由于 PEMFC 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水不能完 全去除,在通道中积聚,造成局部高压加速碳腐 蚀,碳原子与生成的氧原子反应生成 CO,或 CO, 使催化层中的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导致 Pt 纳米粒子会发生溶解、团聚[7]。同时反应产生的 CO 会被吸附在 Pt 阳极催化剂上,阻断了用于氢 氧化的活性位点,发生 CO 中毒现象<sup>[8]</sup>,导致 Pt 基催化剂 ORR 活性不断降低,严重影响电堆使用 寿命。由于阴极 ORR 缓慢,使得阴极催化剂 Pt 的用量高达阳极用量的4倍,燃料电池中接近一 半的成本来源于催化剂中的 Pt<sup>[9]</sup>。相关数据统 计表明,伴随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出货量的增加,在 成本方面催化剂将会成为单一占比最大的成 本<sup>[10]</sup>。因此,开发低铂乃至非铂的高催化性能和 耐久性的氧还原催化剂,是直接降低成本的有效 手段, 也是 PEMFC 长久发展和大规模应用的

重点[11]。

经过几十年不断的探索,科研工作者已经开 发了许多种不同类型的非贵金属 ORR 催化 剂<sup>[12]</sup>,其中热解型过渡金属-氮-碳(Metal-Nitrogen-Carbon, M-N-C) 催化剂在全 pH 范围内, 特别是酸性介质中(更接近 PEMFC 的实际工况) 显示出了较高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人们最早对 M-N-C 材料的了解源自于美国科学家 Jasinski<sup>[13]</sup>,他在1964年合成酞菁钴化合物并研 究发现其具有一定的 ORR 活性。随后, M-N-C 催 化剂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 PEMFC 阴极催化剂 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14]。美国能源部 (DOE)最新设立的 2025 年对于非贵金属催化剂 的研究目标是 H<sub>2</sub>/air 电池运行在 0.8V 工作电压 下电流密度不小于 100mA·cm<sup>-2</sup>, 在 0.675V 工作 电压下≥500mA·cm<sup>-2</sup>,在 30000 圈加速老化测试 (测试条件为 0.6V 至开路电压区间扫循环伏安 曲线,周期时间为3s,H,/air 气氛下)后数值分别 达到≥80mA·cm<sup>-2</sup>和≥400mA·cm<sup>-2</sup>。对于应用 的长远目标是在 0.7V 恒电压稳定性测试 25000h 后还能保持 1.07A·cm<sup>-2</sup>。

学者们对非贵金属催化剂的不稳定机理进 行了研究<sup>[15]</sup>,目前对于活性衰减的主流观点主 要有:(1)H<sub>2</sub>O<sub>2</sub>或产生的羟基自由基(·OH)的 攻击。在酸性条件下 H<sub>2</sub>O<sub>2</sub> 产生的羟基自由基 会攻击活性位点导致性能衰减,而 Fe<sup>2+</sup>作为芬顿 试剂能促进 H,O,的分解,从而引起严重的碳腐 蚀,降低稳定性。(2)活性位点降解导致的脱金 属。酸性环境、H2O2和自由基的攻击会引起碳 氧化,会降低 M-N<sub>x</sub> 活性位点的稳定性,导致 M-N 键断裂,金属浸出;FeN4 活性位点在氧还原 过程中, Fe<sup>2+</sup>/Fe<sup>3+</sup>的氧化还原也可能导致脱金 属。(3)活性位的质子化。在酸性环境下活性 中心更易与 H<sup>+</sup>结合失去孤对电子而质子化,氮 原子不再具有氧还原能力,变为无活性的氮物 种,M-N,部分的N原子与H结合形成N-H键也 会导致 M-N 键的断裂, 使金属远离 N<sub>4</sub> 平面, 并 在 ORR 过程中浸出。(4) 催化剂中微孔水淹。 催化剂中的大部分活性中心存在于微孔中,当 微孔被水浸没时,会阻碍氧气在表面的交换和 活性位点的破坏,可能导致膜电极性能损失<sup>[5]</sup>。 我们可以以这些观点为依据进行研究,提高非 贵金属催化剂的稳定性。本文着眼于 Fe-N-C 催 化剂的研究现状,介绍了单金属催化剂以及 Co、

Cu掺杂催化剂的最新研究进展,从制备方法、载体、氮源等方面探讨其对催化剂活性及稳定性的影响。

# 1 过渡金属 Fe-N-C 催化剂

Fe-N-C 催化剂具有优异的 ORR 催化性能,同时该催化剂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目前被认为是最有潜力可以代替贵金属催化剂应用于 PEMFC 阴极催化层的非贵金属催化剂<sup>[16]</sup>。

Cui 等<sup>[17]</sup>报道,与无 Fe 掺杂的石墨烯气凝胶 催化剂相比,Fe 掺杂石墨烯气凝胶(Fe-NC)催化 剂表现出更强的起始电位、更高的电流密度以及 更好的四电子选择性,这可能是加入的 Fe 在催化 剂中形成了新的活性位点促进了 ORR 反应。Li 等<sup>[18]</sup>发现,与 NC、Fe-N-C 相比,Fe-吡啶 N-C 催化 剂的电化学阻抗(EIS)谱的半圆弧直径更小,有 更多的微孔结构,表示 Fe-吡啶 N-C 催化剂的

ORR 电荷转移速度更快,可承载更多的 ORR 活 性位点。吡啶 N 比吡咯 N 与铁单原子的结合能 更强。Fe-吡啶 N-C 催化剂在酸性介质中具有 0.944V的起始电位和 0.825V 的半波电位,0.8V 下电流密度为 9.70mA/cm<sup>2</sup>,超过了大多数先进 的非贵金属催化剂。表1总结了部分文献中铁 基催化剂在 H,-O, 和 H,-Air 燃料电池中的最大 功率密度。燃料电池该电压下的功率密度不仅 取决于催化剂本身表面积和活性位点的分布, 也取决于催化剂的负载。适当增加催化负载有 利于提高催化层氧气传输和质子传输的能力。 从表中可以看出,H,-O,燃料电池的最大功率密 度是 H,-Air 燃料电池的两倍左右,从实际应用 角度分析,提高催化剂在H,-Air燃料电池中的 性能更能推动燃料电池的商业化。由于燃料电 池的电化学反应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明确其 反应机理,开发出性能优良的 Fe-N-C 催化剂。

表 1 部分文献中 Fe-N-C 催化剂在燃料电池中的性能

Tab. 1	Properties	of Fe-N-C	catalysts in	fuel cells	in some	literature
--------	------------	-----------	--------------	------------	---------	------------

准化刘	制备方法	催化剂负载	H <sub>2</sub> -Air		H <sub>2</sub> -O <sub>2</sub>		う おお
催化剂		$/(mg/cm^2)$	电压/V	最大功率密度/(W/cm <sup>2</sup> )	电压/V	最大功率密度/(W/cm <sup>2</sup> )	又臥
Fe-N-C+S/5	溶胶-凝胶法	4.0	0.4	0.15	/	/	[19]
Fe/N/C-recry	球磨法	3.0	0.8	0.65	0.8	1.36	[20]
One-pot/Fe/N/C	球磨法	2.5	0.3	0.17	/	/	[21]
Fe-N-C	水热-浸渍法	4.0	0.42	0.43	0.39	0.86	[22]
ZIF-NC-0. 5Fe-700	水热-浸渍法	3.5	0.52	0.32	0.41	0.7	[23]
Fe-N-C	水热-浸渍法	2.0	0.53	0.43	0.47	1.18	[24]
Fe-N-C	浸渍法	3.0	0.5	0.32	0.4	0.49	[25]
Fe-Pani-rGO	浸渍法	6.0	0.3	1.47	/	/	[26]
Fe@ MNC-OAc	溶剂热法	3.0	/	/	0.6	0.903	[27]
Fe-N-C	浸渍法	2.5	/	/	0.42	0.837	[28]

### 2 双过渡金属 M/Fe-N-C 催化剂

在非贵金属催化剂中,以 M-N<sub>x</sub> 基团为主的 单原子催化剂因其最大限度地利用金属和可调的 电子性质而表现出良好的 ORR 性能<sup>[29]</sup>。单原子 催化剂在酸性介质中的催化活性较高,但是在酸 性介质中存在脱金属和碳氧化腐蚀的问题,导致 其在 PEMFC 中的活性和耐久性较差<sup>[30]</sup>。与单原 子催化剂相比,双金属活性位点修饰的双原子催 化剂通过增加原子利用率和高度可调的几何电子 结构表现出两个不同的过渡金属位点,明显增强 了催化活性。具有双位点的双金属原子催化剂 (DACs)也被广泛报道用于 ORR 过程<sup>[31]</sup>。

#### 2.1 Fe-Cu 双金属催化剂

Cu 具有许多独特的特性,存在多种价态 (Cu<sup>0</sup>,Cu<sup>+</sup>,Cu<sup>2+</sup>),使得催化过程中有大量的电子 转移<sup>[32]</sup>,将其与 Fe 元素共同制备催化剂能够增 强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因为其低成本和高可用 性,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

Kong 等<sup>[33]</sup>用化学沉积法制备 Fe-Cu 双金属 催化剂,计算出 Cu-N<sub>4</sub> 结构限速步骤(RDS)的能 垒为 1.21V,比 FeCu-N<sub>8</sub>(Cu)能垒(0.82V)大得 多,与单原子 Cu-N<sub>4</sub> 结构相比, RDS 在 FeCu-N<sub>8</sub> (Cu)上的低能垒说明了 Fe-Cu 双原子之间存在 协同作用,可以降低反应能垒,增强 ORR 过程的 催化活性。通过模拟计算发现,与单一的 Fe-N<sub>4</sub> 模型相比 FeCu-N<sub>8</sub>模型中的 Fe 原子电荷密度有 所降低,Cu位点电荷密度有所增强,这表明电子 在桥接双原子结构过程中从 Fe 原子转移到了 Cu 原子。用线性伏安法在碱性电解质中测得催化剂 起始电位为 1.08V、半波电位为 0.94V。用计时 安培法测定催化剂的稳定性,在碱性环境02气氛 下连续工作 20000s 后,初始电流密度保留率高达 92.3%,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使用该催化剂的 H,-O, 燃料电池最大功率密度可以达到 875mW/ cm<sup>2</sup>,表现出优异的氧还原活性。进一步,Xiao 等<sup>[34]</sup>通过 CV 曲线计算出所制备的 Fe-Cu/NC 催 化剂的双电层电容值高达17.1mF/cm<sup>2</sup>,表明催化 剂有着高的电化学活性表面积。DFT 计算表明, CuN<sub>4</sub>的引入降低了 FeN<sub>4</sub>-CuN<sub>4</sub> 中 Fe 的 d 带中 心,削弱了 Fe 对氧的吸附能力特别是 OH \* 的吸 附能力。同时,Cu的d带中心转移到更高能级 (从-3.647eV到-3.476eV),FeN<sub>4</sub>-CuN<sub>4</sub>-1的结构 使得两种金属的d带中心趋于平衡从而提高了催 化活性。当 $CuN_4$ 与 $FeN_4$ 的距离越近时, $CuN_4$ 取 代 FeN<sub>4</sub> 邻近碳环境所产生的应变效应就越显著, 从而调整了电子结构,提高了催化活性。用计时 安培法测定 Fe-Cu/NC 催化剂与 20% Pt/C 催化 剂在碱性介质中的耐甲醇性和长期稳定性,结果 发现,Fe-Cu/NC 催化剂保持了良好的抗甲醇稳定 性,加入甲醇后没有检测到电流衰减。此外, 40000s 后 Fe-Cu/NC 催化剂电流仍为初始电流的 92.7%, 优于 20% Pt/C 催化剂的 86.5%。这表明 Fe-Cu/NC 催化剂具有很高的稳定性,优于文献报 道的大多数单原子和双原子催化剂。

#### 2.2 Fe-Co双金属催化剂

一些研究报道了过渡金属 ORR 的性能排名 为 Fe>Co>Cu>Mn>Ni<sup>[35]</sup>,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使用 Fe-Co 双金属作为催化剂活性组分,在燃 料电池中应用。Fe、Co 双金属元素的互相掺杂可 以通过改变活性位点的电子结构,降低 ORR 过程 中 O-O 的解离势垒,从而提高催化剂的性能<sup>[36]</sup>。

Zhu 等<sup>[37]</sup>用炭黑、沸石咪唑酯骨架(ZIF-8)、 硝酸钴、硫酸亚铁制备了 0.14Co0.01Fe 催化剂。 通过 EIS 分析发现,与 Co 含量较低的催化剂相 比,0.14Co0.01Fe 催化剂的双电层电容(Cdl)最 大(图 2),即 ORR 过程的电化学表面积更大。与 之对应的是该催化剂也有着较高的半波电位,在 0.1mol/L KOH 溶液中半波电位可达 0.86V,与商 业 Pt/C 催化剂相当。计算得到 CoFe-CoN<sub>4</sub> 的 d

带中心与单原子 CoN4 相比从-3.03eV 增加到-2.54eV,较低的 d 带可以降低对氧气的吸附能, 提高催化性能,但是该催化剂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并不乐观。类似地, Gharibi 等<sup>[38]</sup>利用 ZIF-8、乙酰 丙酮铁和乙酰丙酮钴制备的 Co-Fe SAs/NC 催化 剂,在 O, 饱和的 O. 1mol/L HClO<sub>4</sub> 介质中通过 LSV 测试发现催化剂半极限电流密度约为 6.34mA/cm<sup>2</sup>。通过氢氧燃料电池测试,催化剂在 相对湿度为80%和100%时最大功率密度分别为 137mA/cm<sup>2</sup> 和为 142mA/cm<sup>2</sup>,表现出相当高的氧 还原活性,这个结果也与其他报道非贵金属催化 剂的 ORR 活性一致<sup>[39]</sup>。重要的是,催化剂在 0.1mol/L HClO<sub>4</sub> 溶液中,在 0.6V 和转速 900 r/min 的条件下,经过 40000s 后,电流密度损失了 27%, 与商业 10(wt)% Pt/C 催化剂相比该催化 剂在酸性介质中有着更好的耐久性。



# 3 制备方法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

目前,催化剂常用制备方法主要有浸渍法、气 相沉积法、溶剂热法、球磨法、溶胶凝胶法等。不 同的制备工艺对催化剂的结构、性能有着较大 影响。

Shen 等<sup>[40]</sup>用溶剂热法、浸渍法制备了 Fe-N-C 催化剂,研究发现其半波电位与商业铂碳催化剂相似,稳定性耐久性较差,这一发现将促进 Fe-N-C 催化剂制备方法的未来改进。Kicinski 等<sup>[19]</sup>用溶胶-凝胶法制备碳凝胶 N/S 共掺的 Fe-N-C 催化剂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碳凝胶可以在溶胶-凝胶合成过程中进行调整(加入硫元素),硫的加入降低了碳的石墨化程度,产生了无序和多孔的碳材料,表现出高的微孔量、含 N 量以及高的比表面积,改变了 Fe-N<sub>4</sub> 位点电子结构<sup>[41]</sup>,提高了催化剂的活性。但溶胶凝胶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所使用的原料价格比较昂贵且部分原料对健康不利;其次,溶胶凝胶制备过程所需时间较长,不利于工业化生产。

Qu 等<sup>[42]</sup>采用浸渍法、气相沉积法通过二次 热解成功获得了性能明显提高的催化剂。硫酸盐 的加入显著提高了催化剂的介孔含量,在第二次 热处理过程中,气态 FeCl<sub>2</sub> 随着 N<sub>2</sub> 气流扩散到 Fe-N/C 的纳米颗粒中,可被碳骨架中暴露的 N 位点捕获,形成大量新的 Fe-N<sub>4</sub> 位点,这大大提高 了 Fe-N/C 催化剂的活性位点密度。测试发现, 催化剂的  $E_{onset}$  和  $E_{1/2}$  分别达到 0.955V 和 0.835V,与商业 Pt/C 催化剂相当。

采用球磨法处理载体等材料可以增加活性位 点密度,Wu 等<sup>[20]</sup>采用球磨法制备了 Fe-N-C 催化 剂,前驱体的晶体结构在球磨过程中变得无序,经 过再结晶处理后使材料中的介孔富集。由于电子 基团的诱导作用<sup>[43]</sup>,会吸引更多的铁原子围绕在 ZIF-8 骨架的 N 原子周围。测试发现,经过球磨 法处理重排后催化剂中铁的含量有所增加,Fe-N, 团簇数量从 17.96% 增加到 23.19%。在酸性介 质中测试半波电位为 0.806V,在 H,-O,燃料电池 测试中功率密度可以达到 1.36W/cm<sup>2</sup>,这表明重 排后的催化剂活性得到显著提升,有着优异的电 化学性能。Yang 等<sup>[44]</sup>用一锅合成法、球磨法制 备了一系列 Fe 基催化剂。如图 3 所示,根据旋转 环盘电极(RRDE)实验结果,一锅法制备的 Fe 基 催化剂与分步法相比有着低的 H,O,产出率和相 似的电流密度。根据旋转圆盘电极(RDE)结果 发现一锅法所得催化剂与分步法催化剂有着相似 的起始电位与半波电位,且半波电位高于 Pt/C 催 化剂。该制备流程免去了 ZIF-8 复杂的生产制备 过程,操作简单、成本低、可大规模生产,同时催化 剂有着高 ORR 活性。这意味着它将是 PEMFC 可 靠的催化剂。

综上,通过调整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可以改变 介孔数量、增加 Fe-N<sub>\*</sub>活性位点密度、诱导增强原 子间的协同作用,增加反应过程中电子转移速度, 明显提升催化剂的催化性能。

## 4 载体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

改善 Fe-N-C 催化剂的活性、提高稳定性主要 有两种策略<sup>[45]</sup>:一种是通过引入更多的孔隙作为 有效的质量传输通道,丰富 Fe-N-C 催化剂的孔隙 结构,提高活性位点密度;另一种策略是调整 Fe-N-C 催化剂层的亲水性和疏水性,以实现更好的 水管理。这些策略可以利用不同的载体来实现。

SiO<sub>2</sub>具有极高的比表面积和均匀的孔分布,



图 3 One-Pot/Fe/2/c、One-Pot/Fe/3/c、One-Pot/Fe/4/c、 Stepwise/Fe/c和Pt/C的ORR极化曲线及同时H<sub>2</sub>O<sub>2</sub>的产率<sup>[44]</sup> Fig. 3 One-Pot/Fe/2/c, One-Pot/Fe/3/c, One-Pot/Fe/4/c, Stepwise/Fe/c and Pt/C ORR polarization curves and simultaneous H<sub>2</sub>O<sub>2</sub> yield<sup>[44]</sup>

Yang 等<sup>[21]</sup>以 SiO<sub>2</sub> 为载体成功制备了 Fe 基催化 剂。加入的 SiO<sub>2</sub> 避免了铁原子的团聚,并且可以 在碳基体中引入大量的缺陷,一般认为这些缺陷 比原始碳更活跃<sup>[46]</sup>,在缺陷处容易形成更多的 Fe-N<sub>x</sub>结构活性位点从而提高 ORR 活性。分析 比较发现,加入 SiO<sub>2</sub> 后催化剂的水接触角变得更 大,拥有更好的疏水性,从而降低微孔水淹的风 险,保证高效的氧气运输,提升稳定性。类似地, 吴胤龙<sup>[15]</sup>通过控制 SiO<sub>2</sub> 载体的含量并用氢氟酸 刻蚀制备了一系列不同微孔介孔比例的 Fe-N-C 催化剂,发现 Fe-N-C 催化剂在燃料电池中的性能 主要与微孔比表面积和介孔比表面积相关,微孔 体积越小、介孔比表面积越小,电流密度的衰减越 少,稳定性越好。

ORR 过程中生成的  $H_2O_2$  引起的碳氧化也会 对催化剂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碳的氧化可能 导致表面结构的解体,加剧脱金属现象。研究人 员发现,  $Ce^{3+}$ 可以在低温快速还原  $H_2O_2^{[47]}$ , Wei 等<sup>[48]</sup>以  $CeO_2$  作载体通过水热法制备了包覆  $CeO_2$  纳米团簇的 Fe-NC 催化剂。催化剂在 0.8V 进行加速耐久性试验, 无  $CeO_2$  的催化剂电流密 度损失为 91.5%, 而含 6(wt)% CeO<sub>2</sub> 的催化剂电 流密度损失为 51.1%。图 4 为计算得到 ORR 产 生  $H_2O_2$  的结果。随着 CeO<sub>2</sub> 质量比的增加, $H_2O_2$ 产率呈下降趋势,当 CeO<sub>2</sub> 质量比达到 6(wt)% 时, $H_2O_2$  产率基本稳定。这说明 CeO<sub>2</sub> 的加入可 以最大限度地消除  $H_2O_2$  的负面影响,从而显著 提高 Fe/N/C 催化剂的耐久性和稳定性。



**ORR** process<sup>[48]</sup>

ZIF-8 是一种性能优异的 MOF 载体,是由金属 Zn 离子和有机配体组成的一类多孔晶体材料,由于其具有高比表面积和高氮含量,在可持续能源系统和环境技术中受到高度关注。Xu 等<sup>[49]</sup>制备了不同含量的 ZIF-8 催化剂,其中 FeNC-1:30 催化剂的吡啶 N 含量最高,为 32%,是其他样品的两倍。在 0.1mol/L HClO<sub>4</sub> 溶液中通过 LSV 试验测定 FeNC-1:30 催化剂起始电位为 0.95V,半 波电位为 0.78V。经过 10h 的计时安培测试后,初始电流剩余约 89%,表现出相当好的稳定性。经过 H<sub>2</sub>-O<sub>2</sub> 燃料电池测试在 0.7V 时电流密度为 0.38A/cm<sup>2</sup>,最大功率密度为 601mW/cm<sup>2</sup>,高于其他催化剂。提高 ZIF-8 的比例可以增加吡啶氮的含量,使其拥有更多的活性位点,从而有更好的 ORR 活性。

综上所述,金属氧化物载体具有更高的耐电 化学腐蚀性能,可有效缓解 PEMFC 运行过程中 的载体氧化腐蚀现象,进一步提高催化剂的稳定 性。MOF 材料的高孔隙率、高可修饰性极大提升 了催化剂的催化活性。未来研究者如果能将 MOF 材料与金属氧化物结合起来,将会极大促进 Fe-N-C 催化剂的发展。

#### 5 氮源对催化剂性能的影响

研究者们对单原子催化剂的活性提升主要是

通过改变制备方法、调控热解温度、改变载体等来 增加活性化位点密度提升其在燃料电池中的功率 密度。还可以通过引入不同的氮源或者添加二次 氮源增加活性位点数量来达到提高催化剂氧还原 活性的目的。

Barkholtz 等<sup>[50]</sup> 用 1,10-菲咯啉制备吡啶氮含 量高于普通催化剂的 Fe-N-C 催化剂,目前人们发 现吡啶型 FeN₄在 Fe 浸出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吉布 斯自由能,与吡啶氮和吡咯氮配位的 Fe-N 键长分 别为1.88Å和2.08Å,即较短的Fe-吡啶氮键是更 为稳定的[51]。所组装氢-空气燃料电池在80℃工 作条件时,在 0.8V 下获得了 115.2mA/cm<sup>2</sup> 的电 流密度,在0.6V时获得了325.7mW/cm<sup>2</sup>的功率 密度。实验表明菲咯啉的加入使催化剂的活性得 到了提高。Chi 等<sup>[52]</sup>用 g-C<sub>3</sub>N<sub>4</sub> 制备 Fe-N-C 催化 剂,优化后的催化剂在酸性介质中表现出优异的 ORR 催化活性。通过 PEMFC 测试,在 0.8V 和 0.7V 时电流密度分别为 133mA/cm<sup>2</sup> 和 400mA/ cm<sup>2</sup>。其高性能是由于在制备过程中加入g-C<sub>3</sub>N<sub>4</sub> 获得了多面体结构和高密度的 Fe-N₄ 基团。陈 超<sup>[53]</sup>利用 g-C<sub>3</sub>N<sub>4</sub> 制备了一系列 Fe 基催化剂,通 过 XRD 分析发现不掺杂 g-C<sub>3</sub>N<sub>4</sub> 的催化剂 Fe 衍 射峰强度较掺杂 g-C<sub>3</sub>N<sub>4</sub> 峰尖锐,这表明 g-C<sub>3</sub>N<sub>4</sub> 的引入可以防止铁的团聚促进碳层锚定 Fe,催化 剂更有利于形成活性位点;并且催化剂有高的石 墨化程度,这可能是g-C<sub>3</sub>N<sub>4</sub>与载体共同作用衍生 的碳纳米管有关,这使催化剂获得了较高稳定性 和耐久性。通过 LSV 曲线分析对比发现所制备 的掺杂 g-C<sub>3</sub>N<sub>4</sub> 催化剂在 0.1mol/L HClO<sub>4</sub> 溶液中 半波电位为 0.76V(vs. RHE), 比 Pt/C 催化剂低 60mV。在 0.1mol/L KOH 溶液中,半波电位达到 0.86V(vs. RHE),较商用 Pt/C 高 30mV。这表明 加入 g-C<sub>3</sub>N<sub>4</sub> 可以提高 Fe 基催化剂在碱性和酸性 介质中的氧还原活性。

采用菲咯啉作氮源可以增加吡啶氮-铁活性 位点的数量,提高氧还原活性;g-C<sub>3</sub>N<sub>4</sub>可以改变 载体的石墨化程度,有助于防止 Fe 活性位点氧化 增强耐久性。不同的氮源对合成高性能非贵金属 催化剂作用所不用,这也可以用来对催化剂做针 对性优化。

为了获得优异的氧还原催化活性可以选择在 氨气环境中进行热处理,氨气处理一方面可以刻 蚀碳材料表面形成微孔结构负载活性位,另一方 面氨气也能作为氮源在碳载体表面掺氮形成更多 的活性位点。Medard 等<sup>[54]</sup>将铁前驱体分别在氨 气和氩气氛围中 900℃ 热解得到碳 T+ClFeTMP 催化剂。计算表明氩气氛围得到的催化剂 Tafel 斜率 - 72mV/dec,碳 T + ClFeTMP 催化剂为 -86mV/dec, Tafel 斜率减小,催化剂活性升高。 这是由于活性位点数量较少,0,的运输分解问题 得不到有效提升所致。单膜电极组件测试催化剂 在 0.4V 时电流密度可以达到 0.38mA/cm<sup>2</sup>。通 过 RDE 法测定催化剂的氧还原活性后发现,在氨 气中热解可以减少二电子反应途径增加四电子反 应路径,增加 ORR 活性。陈锐鑫<sup>[55]</sup>分别在氨气 与氩气氛围 700℃热解前驱体得到 FeN/C NH。和 FeN/C Ar 催化剂, 电化学分析显示, FeN/C NH, 催化剂的起始电位(0.78V)略低于 FeN/C Ar (0.82V),但是通过氨气热解后 FeN/C NH, 电流 密度达到了 7.38mA/cm<sup>2</sup>, 而 FeN/C Ar 只有 3.80mA/cm<sup>2</sup>。这可能是在氨气的作用下形成了 大量过渡金属氮化物,其活性位与过渡金属大环 化合物的活性位分别与氧分子的接触,发生了双 址式吸附,促使反应向四电子方向进行,从而提高 了催化活性。通过对催化剂的测试证明经过氨气 气氛热解后的催化剂性能会有所提升,可能是因 为增加了吡啶氮活性位点,这为以后提升催化剂 性能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国内外的新研究进展,介绍了部分 Fe-N-C 催化剂,并从催化剂的制备方法、载体、氮 源入手分析了各种催化剂的性能。Fe-N-C 催化 剂的活性相当可观,可以与商业 Pt/C 催化剂相媲 美,并且抗 CO 中毒性、抗甲醇性好。但是在酸性 条件下,Fe-N-C 催化剂的稳定性还有待提升。非 贵金属催化剂的发展应用能够降低 PEMFC 的成 本,将极大地促进燃料电池的商业化进程。

未来对于非贵金属催化剂的研究重点可以考 虑放在以下几个方向:

(1)目前非贵金属催化剂的耐久性与实际产 业化应用标准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保证高活 性的同时兼顾耐久性,保持二者平衡向前推进,是 我们当下的首要任务。通过探究金属氧化物和催 化剂活性部分的相互作用机理,来提高催化剂的 耐久性;制备具有高比表面积载体,增加表面活性 位点数量,提高催化剂活性。

(2)进一步探究 Co、Cu 等金属元素掺杂对催

化剂活性的影响,研究不同金属的 M-N<sub>x</sub> 位点的 协同作用对电子结构和反应能垒的影响。

(3)采用更多先进的表征手段与分析方法加强对活性中心组成与作用机理的研究,继续推进 非贵金属催化剂的活性位点调控,从而为后续合成高活性非贵金属催化剂提供指导。

(4)铂系催化剂始终是燃料电池大规模应用 的过渡选择,低成本的非贵金属催化剂处于实验 验证阶段,尽早实现非贵金属催化剂在燃料电池 的大规模应用在当前经济与环保的形势下有巨大 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王鸿辉,周亮,高伟达,等.电力学报,2020,35(04): 344~354.
- [2] Wilberforce T, Ijaodola O, Ogungbemi E, et al. Renew. Sustain. Energy Rev., 2019, 113: 109286.
- [3] Abdelkareem M A, Sayed E T, Nakagawa N. Energy, 2020, 209: 118492.
- [4] Staffell I, Scamman D, Abad A V, et al. Energy Environ.
  Sci., 2019, 12(2): 463~491.
- [5] 兰畅, 楚宇逸, 王烁, 等. 物理化学学报, 2023, 39(8): 25~44.
- [6] Guo X, Lin S, Gu J, et al. ACS Catal., 2019, 9(12): 11042~11054.
- [7] 唐柳,于力娜,张克金,等. 汽车文摘, 2020 (01):1~7.
- [8] Narayanan H, Basu S. Int. J. Hydrogen Energy, 2017, 42 (37): 23814~23820.
- [9] Wang Y, Diaz D, Chen K S, et al. Mater. Today, 2020, 32: 178~203.
- [10] Kodama K, Nagai T, Kuwaki A, et al. Nat. Nanotechnol., 2021, 16(2): 140~147.
- [11] 赵路甜,程晓静,罗柳轩,等.科学通报,2022,67(19): 2212~2225.
- [12] 苗政培.高性能非贵金属-氮-碳氧还原电催化剂的设计及 衰减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 [13] Jasinski R. Nature, 1964, 201(4925): 1212~1213.
- [14] He Y, Liu S, Priest C, et al. Chem. Soc. Rev., 2020, 49 (11): 3484~3524.
- [15] 吴胤龙. FeNC 氧还原催化剂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中性 能与稳定性机理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1.
- [16] Osmieri L, Pezzolato L, Specchia S. Curr. Opin. Electrochem., 2018, 9: 240~256.
- [17] Cui X, Yang S, Yan X,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16, 26(31): 5708~5717.
- [18] Li L, Wen Y, Han G, et al. Chem. Eng. J., 2022, 437: 135320.
- [19] Kiciński W, Dyjak S, Gratzke M, et al. Fuel, 2022, 328: 125323.
- [20] Wu Y, Yuan M, Li X, et al. Appl. Catal. B, 2022, 312; 121365.

- [21] Yang X, Wang Y, Zhang G, et al. Appl. Catal. B, 2020, 264; 118523.
- [22] Fu X, Li N, Ren B, et al. Adv. Energy Mater., 2019, 9 (11): 1803737.
- [23] Li J, Zhang H, Samarakoon W,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9, 58(52): 18971~18980.
- [24] Wan X, Liu X, Li Y, et al. Nat. Catal., 2019, 2(3): 259 ~268.
- [25] Workman M J, Serov A, Tsui L, et al. ACS Energy Lett., 2017, 2(7): 1489~1493.
- [26] Sudarsono W, Wong W Y, Loh K S, et al. Mater. Res. Bull., 2022, 145: 111526.
- [27] Liu Y, Tu F, Zhang Z, et al. Appl. Catal. B, 2023, 324: 122209.
- [28] Akula S, Mooste M, Zulevi B, et al. J. Power Sources, 2022, 520: 230819.
- [29] Mei Z Y, Cai S, Zhao G, et al. Energy Storage Mater., 2022, 50: 12~20.
- [30] Douka A I, Xu Y, Yang H, et al. Adv. Mater., 2020, 32 (28): 2002170.
- [31] Zhang W, Chao Y, Zhang W, et al. Adv. Mater., 2021, 33 (36): 2102576.
- [32] Kato M, Fujibayashi N, Abe D, et al. ACS Catal., 2021, 11(4): 2356~2365.
- [33] Kong F, Wang M, Huang Y, et al. Energy Storage Mater., 2023, 54: 533~542.
- [34] Xiao Z, Sun P, Qiao Z, et al. Chem. Eng. J., 2022, 446: 137112.
- [35] Samad S, Loh K S, Wong W Y, et al. J. Alloys Compd., 2020, 816: 152573.
- [36] Wang J, Huang Z, Liu W, et al. J. Am. Chem. Soc., 2017, 139(48): 17281~17284.
- [37] Zhu W, Pei Y, Douglin J C, et al. Appl. Catal. B, 2021, 299: 120656.
- [38] Gharibi H, Dalir N, Jafari M, et al. Appl. Surf. Sci.,

2022, 572: 151367.

- [39] Lin L, Zhu Q, Xu A W. J. Am. Chem. Soc., 2014, 136 (31): 11027~11033.
- [40] Shen S, Chen J, Yan X, et al. J. Power Sources, 2021, 496: 229817.
- [41] Chen Z N H, Ding J, Liu H,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21, 60(48): 25404~25410.
- [42] Qu X, Li Y, Li G, et al. Electrochim. Acta, 2022, 403: 139604.
- [43] Yan J, Han X, Qian J, et al. J. Mater. Sci., 2017, 52 (22): 13091~13102.
- [44] Yang W, Cha D, Lee W, et al. Int. J. Hydrogen Energy, 2022, 47(6): 3846~3856.
- [45] Meng F L, Wang Z L, Zhong H X, et al. Adv. Mater., 2016, 28(36): 7948~7955.
- [46] Yan D, Li Y, Huo J, et al. Adv. Mater., 2017, 29 (48): 1606459.
- [47] Gubler L, Dockheer S M, Koppenol W H. J. Electrochem. Soc., 2011, 158(7): B755.
- [48] Wei H, Su X, Liu J, et al. Electrochem. Commun., 2018, 88: 19~23.
- [49] Xu J, Liang G, Chen D, et al. Appl. Surf. Sci., 2022, 573: 151607.
- [50] Barkholtz H M, Chong L, Kaiser Z B, et al. Int. J. Hydrogen Energy, 2016, 41(47): 22598~22604.
- [51] Xie X, He C, Li B, et al. Nat. Catal., 2020, 3(12): 1044 ~1054.
- [52] Chi B, Zhang X, Liu M, et al. Prog. Nat. Sci-Mater., 2020, 30(6): 807~814.
- [53] 陈超. Fe-N-C 催化剂在燃料电池中的应用及衰减机理研 究. 广东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22.
- [54] Médard C, Lefèvre M, Dodelet J P, et al. Electrochim. Acta, 2006, 51(16): 3202~3213.
- [55] 陈锐鑫.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阴极过渡金属催化剂的制 备与表征.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